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熙朝快史 第九回 汪夫人片言折獄 湯總督密折薦賢

話說那西寧縣知縣沙士理，江西德化縣人，是個刑部司員出身，當下接了黼清的信，信內說：這案情恐有委曲，可細細審問，勿用刑等語。沙知縣得了此信，將狀子看了一遍，就坐在花廳上，叫傳那老兒陳國宗上來，問道：「你的兒子，名字叫做什麼？向在那裡做生意？」那老兒供稱：「兒子陳友奎，在江蘇做皮貨生意。這月初三，好好回來，到得半夜裡，小人在睡夢中，忽聽得媳婦大哭起來，連忙披衣出來，看是兒子沒氣了。細細一看，方瞧出兒子的下部都是血漬，那陽物也斷了半截。盤問媳婦，只管哭，不肯說，顯見得是他害謀死的了。」說罷就哭。沙知縣叫他退下，再提那媳婦上來，問道：「你丈夫好好回來，如何會死？這一定是你謀死的。究竟那個指使你？」

你可快快招來，免得用於刑吃苦。」周氏供說道：「丈夫是自家死的，小婦人那裡敢謀死？」沙知縣笑道：「你不謀死，怎麼他的陽物會咬斷呢？」周氏聽了，漲紅了臉，一言不發。沙知縣又說道：「這事經康大老爺驗過，你終賴不脫身了，還是老實說來，或者是別人叫你謀死，本縣也好設法超豁你。」周氏供稱道：「也沒別的謀死他，小婦人不能亂供。」那沙知縣本是急性人，從來審事不肯延宕的，犯事的到了堂，不肯招認，他就要用刑。這案為了黼清叫他勿就用刑，那日聽了口供，沒有頭緒，只好吩咐差人將兩人管押。退下堂來，心中納悶，尋思道：「這婦人臉上一點凶相也沒有，如何會下此毒手？」想了一會，道：「他不謀死，如何致命？」在這件東西上，一面想一面看這狀子，忽又猛省道：「他的丈夫娶了他才一年，便出門十四年之久，難保無不端的事，明日再不用刑，他如何肯招？」

想定主意，到了明日，便叫提周氏上來，跪在階沿上。問了兩句，動了肝火，便喝叫鞭背。差役答應，立刻按住那婦人，剝去衣服，鞭了一百背脊。那周氏雖是小家碧玉，卻是生得嬌嫩的，那裡禁得起，便叫：「大老爺，開恩呢！小婦人願招。」

沙知縣叫停了刑，喝道：「快招！」周氏道：「丈夫是小婦人謀死的。」沙知縣問道：「怎樣謀死，明白供來。」周氏道：「是小婦人咬死的。」沙知縣又問道：「你既害了丈夫，必有姦情，姦夫是那個？」周氏聽了，哭訴道：「大老爺明見，小婦人從不出門，那裡有姦夫？」沙知縣喝道：「你謀死了丈夫，還說沒有姦夫？」便回顧兩邊差役說道：「這淫賤東西，不打那裡肯招？快拿夾棍來。」周氏聽說，急得不時的碰頭，哭道：「大老爺恩典，讓小婦人尋死罷！」沙知縣拍案道：「胡說！你不招，也不能放你白死的。」便叫快拿夾棍來夾起來。旁邊差役也勸道：「你快快招認罷。」周氏便供道：「小婦人家中自從丈夫出門，並沒有閒人，出進只有表弟羅卓庵來過兩次。」沙知縣道：

「這是你的情人了？」周氏道：「他是好好讀書的。」說了這句，便又哭起來。沙知縣本是吃大煙的，這日動了肝火，發了煙癮，更加焦躁，便也不去問他，一面退堂，一麵製簽提那羅卓庵到案。

話說羅卓庵，是個西寧縣童生，年甫二十歲，相貌倒也美秀。早歲便喪父母，也未娶有妻小，平日在家中教書糊口，為人極守規矩，和那婦人是個姑表姊弟。那日沙士理刑逼周氏指出姦夫，周氏本沒有認識什麼男子，為一時熬刑不過，胡亂想著這表弟來過兩次，就將他來搪塞。不料沙知縣性急糊塗，並不問明根由，便飭差去捉。那日卓庵正在講書，忽地裡來了四個公人，騙他出得大門，便一把扭住，將鐵鏈套了，前推後擁的，到得衙門，嚇得羅卓庵那一句話兒都說不出來了。一會聽得裡面傳呼「提上來」，卓庵禍來天外，不知就裡，上得堂來，看是周氏表姊，逢頭跪足，跪在階前，正要問時，只聽那堂上喝道：「跪下！」卓庵立即跪下。那沙知縣喝道：「你是羅卓庵麼？」卓庵答道：「是。」沙知縣指了周氏，對卓庵道：「你認得他麼？」卓庵供稱認得，是表姊。沙知縣道：「你既認得他，他說和你有姦，因而謀死本夫，你知道沒有？」卓庵聽了，嚇得面如土色，忙說道：「那裡有這種事？是那個說來？」沙知縣道：「你還想要賴麼？」卓庵便回頭對周氏哭道：「我和你往日無冤，今日無仇，為什麼誣陷我？」周氏聽了，也哭道：

「這事死後方知，我也沒奈何了。」沙知縣聽說大怒，喝道：

「無恥的東西，不打那裡肯招？」便叫差役重打八百板子。卓庵也是文弱書生，那裡禁得起？打了一百板便也屈招了。沙知縣叫他兩個畫了供狀，便也不等黼清回來，解到府署來，送進內監收禁。

這且按下不表，再說康知府晉省，見了總督方知回匪首逆逃匿山中，聚得黨羽數千，復圖謀叛，四出擄掠。湯總督探聽這個信息，怕他勢復復熾，連夜檄調康知府晉省，面商機宜。

黼清稟說：「首逆不除，終貽後患，急宜調兵剿滅。」就在省垣條陳方略，並請身當前敵。總督聽了大是歡喜，即日派調撫營精兵四營，交康知府統帶前去。黼清領命復稟道：「舊時剿回，蔣知方等一千人同往搜捕。」湯總督也就准了。黼清忽然想到這會子晉省，匆促尚有幾件要公未了結，必須交代清楚，方可起身。那時想了，到得明日，上轅稟辭，回到西寧，將幾件要事交割清楚。忽又想到那周氏一案，雖經西寧縣審明定擬，申詳前來，終怕這婦人冤枉，必須自己過堂方才放心。又想這剿匪差使也是要緊，不能耽擱。左思右想，不禁心中納悶起來，便獨自一個，坐在簽押房內靜想。忽見裡面的丫頭跑進來說道：

「夫人說的，老爺明日要動身，今夜裡備有酒筵，特為老爺餞行。現已端准齊備，請老爺公事完結，便進來。」黼清聽說，便起身走進內堂，見燈燭輝煌，杯盤錯列。汪夫人已在堂前等候，見了黼清，起身迎接。黼清笑道：「你也這樣客套，沾染得官場習氣了？」一面笑，一面便入座。汪夫人也對面坐下，命丫頭斟勸酒。黼清吃了兩杯，說道：「吾今日心緒不凝，不能多飲，便算心領了罷。」汪夫人笑道：「莫非為那回子的事麼？吾記得前會子你救夢花的時候和你餞行，你醉了，仗了劍，讀那漢高祖的大風歌，慷慨激昂，何等氣概！後來到得禮縣，在城中和夢花飲酒，那時節孤城危急，四下裡都是回兵，你談笑自若，只顧飲酒。這會子做了官，當了統兵大員，尚未見一個敵人，倒先擔憂得寢食不安，難道入了仕途，有了保身家全祿位的念頭，這膽子就會小了不成？」黼清聽了，倒笑起來，說道：「吾不是為這些事，倒為那周氏一案，其中情節可疑，怕有冤屈。」汪夫人道：「這案聽說已經西寧縣審明了，實係是謀死的，為何你還不放心呢？」黼清道：「據形跡看來，是謀死無疑。然吾留心看這兩個人，不像有姦情。就是我前會子審這婦人，見他羞羞澀澀，欲語不語，像有說不出來的話，吾就疑心有別的情節。臨走叫沙知縣細心研鞫，勿就用刑。這會子沙士理來說，並沒用刑，他兩人已自招了。吾聽了終久放心不下，想要自己過堂，又為這個差使沒有功夫。想來想去，所以沒有心緒。」汪夫人道：「你既疑心，可將這情節稟明上憲，等你回來再審。」黼清道：「雖這樣說，只是無真憑實據，可代他剖白，況這案已經定獄，不能耽擱。湯大人派了我這差使，凡一應要案都交別人代理，我回來又無日期，恐等不到呢。」汪夫人道：「審案大是難事，你這樣說，吾倒想起一件事來。」

黼清忙問：「什麼故事？」汪夫人道：「從前我父親在刑部山東司當差，見過一件案子，說來真是奇聞。那時節，我不過十四五歲，聽了詫異，故還記得。這案出在山東，不知那一府，有個婦人嫁過門，丈夫便出門經商，二十年才回來，回得家來，當晚便死，也是這個上咬傷了。」黼清聽了，便問道：「後來怎樣？」汪夫人道：「後來屍親告到官裡，也是說他謀死的，那婦人不像怎個，打死也不招。承審官正在沒法，倒是有一個老刑名聽了這情節，疑他冤枉，便想出一個法子，叫穩婆試驗出來。」黼清道：「試驗出什麼？」汪夫人笑道：「那婦人陰中生有一物，不知什麼，叫做守真，是這物咬傷的。」黼清聽了，呆了半晌，說道：「莫非這婦人也生了這東西不成？」汪夫人道：「這是寡二少雙，天下罕有的事，然吾又聽說，這樣病多是思婦離開丈夫多年，積思成鬱，那鬱血結成功的。你既放心不下，何不將這法子試驗試驗？」黼清道：「怎樣試法，你可還記得麼？」汪夫人起身，到黼清跟前輕輕說了。黼清到笑起來，停了一會，黼清說道：「怪道那會子我審他的時候，羞羞澀澀，終說不出來。你想這種事，他是個婦人家，到得堂上，對於眾人，如何說出來？吾明日想照這法子試驗他，今夜先叫他進來，請你做個幫審委員，代我問個明白。」

他見了你是太太們，不好說的話，也說了。你問明了，明日吾再叫人試驗。」

汪夫人道：「今夜且慢慢兒審他，你先叫個人將他兩個搬了進來，鎖在一處，再暗地去看他兩個動靜。這無意的察看，倒比當面問他，來得親切。如果冤枉，明早便可叫穩婆試驗，也不容再審了。」黼清聽說，便傳喚差役騰出一間空屋，將周氏和羅卓庵搬進來，鎖在一屋裡。到了夜深人靜，喚一個親信僕人，名叫楊德，到那屋子外面暗黑裡躲了，窺他兩個動靜。

那楊德領命去，躲在屋簷下聽了半日，只聽得那男的說道：

「我好好在家，你的事與我何干？為何要連累我？」又聽那婦人答道：「表弟你給我想一想，沒有人硬要打出個人來，我家中又無別人來往的，只為熬刑不過，沒奈何，想出你來。這是前世的冤孽，你冤枉，我豈不是冤枉的？」又聽那男的說道：

「這是名節攸關，別說我，就是你，既是冤枉的，為何在堂上不說明白，屈了自己，還要連累我呢？」又聽那婦人說道：

「這事連我也不懂，除非包龍圖轉世，難得明白。」又聽那男的說道：「你的話我真不懂，天下冤枉的事，豈有說不明的？」

那婦人只是歎氣，並不回答。那男的也就無話了。楊德聽了，便回進來，將這些話述了一遍。黼清聽了，便對汪夫人道：

「吾疑得不錯，這事一定冤枉的了。」便一面吩咐楊德，叫穩婆明日一早來，一面預備鐵鉤豬肉等物。楊德聽了，不懂什麼用度，便一一辦了。

到得明早，提周氏上來，告訴他要試驗。那周氏聽了，初尚不肯，後經夫人勸他性命要緊，名節也要緊，不是姑娘們，害羞什麼？那周氏始應允了。便吩咐兩個老僕婦，全穩婆引到一間空房，拿這豬肉套上鐵鉤，就像男子的陽物一樣。穩婆見了，倒笑起來，便關得門，用那件東西，和周氏照交媾的法子試驗進去。剛剛送入，趁勢拔出，只覺得生牢一般，那裡拔得起？穩婆用力一抽，只見連鉤帶出一物來，和小蝦蟆一樣，蠕蠕然，尚是咬住那鉤子頭兒。嚇得穩婆只叫得奇怪不住。那兩個僕婦都說道：「活了這些兒年紀，從來也沒見過。」便對那周氏道：「這事造化你了，這是太太的恩典，你勿忘了。」說罷，便進來告訴黼清，黼清吩咐：「這鉤出來的物是真憑據，千萬勿許丟開。」一面升坐大堂，將這乾人釋放，這老死兒陳國宗本該有誣告的罪名，為這案情太奇，不是有心誣陷，也一並釋放，一面申詳上憲。那時西寧縣百姓知道了，都稱頌康知府神明，就代他起個綽號，叫做「賽龍圖」。湯總督初見黼清時，以為是個將才，後見他居心仁厚，審斷精明，地方百姓都愛戴他，方知黼清的吏治也極講究，更加器重。那時委了黼清剿回差使，便專修了一個折子，密保他，折內考語說是，將兵則多多益善，治民則井井有條，學跨仲舒，才媲鄧禹等語。奏後奉旨，俟剿回事竣，交吏部帶領引見。黼清聽得這信，更加感激。